

走进言语的生命深处

——《故都的秋》文本细读

山东省淄博市教学研究室 陈鲁峰

DOI:10.16412/j.cnki.1001-8476.2016.31.014

时下,不少语文课堂上的文本教学还停留在“平面滑行”状态。师生对于文本解读往往“大而化之”,对于关键词句段抠得不准、嚼得不细,对于文本内涵的分析如蜻蜓点水、木偶探海;更有甚者,从某些既定观念出发,对文本进行贴标签式的解读和架空分析,使得课堂“语文味”寡淡不已。因此,让一线语文教师养成文本细读的习惯,引导学生致力于文本的语言、结构、意象、修辞、文体等细微因素意蕴的挖掘与探究,倾听文本发出的细微声响,从而进入文本深层的阐释空间和言语的灵魂世界,让师生更多养成一种全然进入的语言敏感和警觉,以此提供更多阅读感悟的可能性,依然是一线语文教师学科教学核心素养提升的重要内容。下面以《故都的秋》为例,谈谈文本细读的一些策略与操作。

一、语言

事实上,语言文字有着复杂的表达能力与丰富的感性信息。文本细读,就是沉入字词,“视而可识”,“察而见意”,透析关键词句,领会言语的精细微妙,品味语言的节奏与机理,探寻语言形式背后的“千山万水”,这样才能激活文本生命。学会欣赏语言的魅力及语言运用的千姿百态,这也是文本细读的起点。

如《故都的秋》第三段中:“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一椽”“一碗”“一坐”“一丝”等数量词的运用耐人寻味。为何是“一椽破屋”,而不是“一间破屋”?椽子就是在檩条之间的小的木头杆,垂直于檩条,“一椽”言房屋进深狭窄局促;而“一间”则大小宽窄难定,不足以表达出

作者即使暂居故都简陋破小房屋也自得其悠闲自如的满足之意。舍“一间”而用“一椽”,其间隐含着作者对故都发自内心的深深眷恋之情。再如“一坐”,姿态洒脱,随性而为,有一种惬意恬淡的感觉;若改为“在院子端坐下来”,则拘束了赏秋的心灵。细细品读“一椽”“一碗”“一坐”“一丝一丝”等相关语句,除了闲适、清幽、从容的感触外,还或多或少又有那么一种落寞的意境、姿态与氛围。读出了这种感觉,也就激活了文本中看似冷冰冰的文字。可见,品咂语言,聚焦透析关键词句,悉心体味,触摸语境,深挖其人文意蕴,促其具体语义觉醒,即使是一个数量词后面,也都意味深长。

再如:“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最后一句话中不嫌啰唆地使用了四

个“家”字,可否改为“简直像是每一户的家虫”呢?当然是不行的。“家家户户”叠字格运用,除了使行文有一种韵律的味道外,还言秋蝉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养在家里”,则进一步拉近了秋蝉与住家之间的距离,秋蝉于住户有了一种亲近的感觉,“家里”则在韵律中呼应了前面的“家家”,又照应后面的“家虫”,形成一种句子内部间隔复沓的韵律美。细细品读,在叠字复沓的回环中,可让人感受到秋蝉嘶叫不久后生命气息的消逝,带给亲近的人一种凄楚哀凉的味道。另外,与历史上众多咏蝉诗文不同,郁达夫对于秋蝉的描写似乎脱去了古典高雅的意味,而更多凸显其现实平民的色彩。细读文本时,要把字词融于语句和文本之中,感受语言内在的节奏与韵律,剖开其表层,深入其机理,辨析文本语言形式选用的奥秘,挖掘语言背后的所藏。

另外,除了遣词造句的匠心独运外,为了让秋之悲凉成为一种美的情感体验,郁达夫还费尽周折地借助对比、比喻、引用、排比、以情驭景、雅俗交融、多种抒情方式融合等艺术手法来表达。这展现了郁达夫驾驭语言艺术形式的卓越才华,也是《故都的秋》成为经典文本的重要原因。以文本艺术手法为品鉴突破口,细细考量文本中艺术手法用与不用、这么用与那么用、还可以如何用

等的异同,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读懂语言的内涵和真谛。

这样看来,文本细读,就是不断回溯词句,咂摸语言,玩味形式,在字里行间开掘文本意蕴,给文字符号付诸感性的生命气息的过程。

二、意象

《故都的秋》中五幅秋景图,说穿了,靠的是别具一格的意象取胜。细细品读可以感受到,无论是破院秋晨图、秋槐落蕊图、秋蝉衰鸣图,还是秋雨话凉图、秋日胜果图,已不是单纯的所见所闻了,而是经过作者独特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带有作者的美学理想和趣味,经过作者思想情感的化合与点染,渗入作者人格情感的意蕴和形象。

文本细读,从意象层面来看,首要的是关注作者主观感受与客观物象的交融与撞击,即“物我回响交流”过程。一般来说,作者对于选取描写物象的化合与点染,是与物象互为显隐表里的意味深长,是作者个性生命情感体验的结晶。在作者的北国之秋里,一切意象都是生命化的,充满着生命的意蕴和情调。这在关于秋槐落蕊意象的描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四段,作者先是以秋槐落蕊为核心物象创造出一个融见、感、闻、听为一体的艺术感性世界。落蕊“像花而又不是花”,是

对生命外在形态的刻画;脚踏无声,落蕊气味散尽,仅留“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而后仅剩下“一条条扫帚的丝纹”,是生命如花渐已逝的人生体验,这是作者对于落蕊意象立体“化合”的描述。作者不止于有情感色彩的描绘,还要对此点染一番,“觉得细腻”“觉得清闲”“觉得有点儿落寞”,如此自动的自我深化,如此不着痕迹。这从情感上看,是一种由物及人、触景伤怀、寡淡的率意;从意味上说,是一种孤寂清幽氛围的渐成。这种作者主观感受与客观物象的交融与撞击,形成了文本自身意蕴的张力。“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一句,则超越了具体言、意、象,进入更广渺的时空,使读者获得一种对人生、历史、宇宙的整体感悟与哲理思致。由此可见,作者所创造的秋槐落蕊艺术感性世界,其实就是作者情感、心灵、精神的象征与寄托。

文本细读,不仅要探究意象的深层意蕴,还要关注意象的选用与描绘的详略,并以此为突破口深究作者审美经验与人格情趣的投影与浸染,这样才能走入文本意蕴的深处。

意象的淘洗与筛选,最典型的当属第三段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一笔带过,而专门聚焦破院秋晨意象的描摹。钱理群先生在《品一品故

都的“秋味”》一文中对此做过精彩诠释：“这些旅游胜地仅是历史留下的外在印痕，象征，恰恰是外来人最容易注目和把握的，而渗透骨髓的传统神韵，却存在于北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世俗生活中寻求享用美……”^[1]在“在世俗生活中寻求享用美”可以看成是作者独树一帜的美学理想和趣味的使然。这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舍弃“陶然亭的芦花”的细致描写，而专注于“破壁腰中”“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了。即使是牵牛花，作者也有色彩的筛选与偏好——“蓝色白色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还选取了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的秋草作为陪衬。冷色调花朵的侵眼，即将枯黄秋草的摇曳，这些意象相对于“陶然亭的芦花”等更能触发人们心底那种“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感叹，更易引发人们对北国之秋悲凉意味的感受。

三、结构

文本细读，既要对话语及语言形式的精微处、关键处、缝隙处体察入微，又要对文本结构有一个整体的宏观观照，否则就容易造成对文本的曲解或误读。例如有学者在《故都的秋》分析文章中：“在文章的后部，他突兀地发起议论来，对秋的悲凉的美加以总结：不管是中国文人还是外国的诗人也总以秋的部分，写得最

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这是有缺点的……”^[2]见解不乏新意，但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缘故，未从文本结构整体着眼。

“他突兀地发起议论来”，真的“突兀”吗？细细品读文本就会发现，《故都的秋》开头和结尾都是对比北国之秋和江南之秋的，对北国之秋的向往眷恋之情跃然纸上。主体部分着力于记叙和议论两方面，作者在其中所刻意表现的“种种衰亡的生命”正好显示了作者对生命满怀感伤与哀怜的情感态度。在此景此情的铺垫下，作者顺势大篇幅畅谈中外诗文对于秋的特别眷顾，还拓展到囚犯、秋士等各种人士对于秋的特殊“深情”，也顺势提到了《秋声赋》《赤壁赋》等名篇带来的特别情感体验与积淀。这样就在更大范畴、更广领域、更多群体中，寻求到更多秋之“浓厚的颓废的色彩”，形成对“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的深度共鸣，以验证且细化人们那种共同的对秋的“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为结尾部分扬北国之秋抑江南之秋再次张本与蓄势。这样看来，《故都的秋》行文首尾照应，回环往复；中间部分充分展开，记叙描写尽显清秋的意味、意象与图景，议论抒情则酣畅

淋漓，兴之所至。《故都的秋》若少了这部分议论与抒情，行文也就像江南之秋那样真变成“色彩不浓，回味不永”了。

四、背景

孙绍振先生在《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说：“不管什么样的作品，要作出深刻的分析，只是用今天的眼光去观察是不行的，必须放到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历史）背景中去，还原到产生它的那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气候中去。历史的还原，目的是抓住不同历史阶段中艺术倾向和追求的差异。”^[3]背景是文本语言产生意义的原因和前提，虽然通常并不直接显现于文本之中，但决定着文章的笔力走向、意蕴、主题。还原《故都的秋》创作背景，有利于促进文本的深度赏析。

还原背景，要摒弃单一线性思维模式，仅抓住某一方面背景介绍就推导出作品的情感倾向与主旨所指，正像钱理群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时代是苦闷的，作家必定时时处处陷入单一的苦闷中，他写出的每一篇作品必然充满单一的苦闷感。”^[4]在文本细读中，真正的背景还原，应该是包括社会因素、个人际遇、作者性情、流派风格和创作缘起在内的立体还原和综合研判。

既然北国之秋“来得悲凉”，为何作者在结尾处还要说“秋天，

艺术升华。该书系统、翔实、生动地诠释了一位致力于“人生语文”教学研究的开创者与先行者于当下的语文教学乱象中,始终立足于学生未来人生教语文的战略思想,并用真实的课例、严谨的论证、形象的语言,宣告语文教学的春天在哪里。诸如书中辑选的《捕蝶者》《访谈》《捡麦穗》等课堂实录,无不是讲究“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阅读,拓展人生境界”的范例。

《语文教学的战略思维与艺术》是一部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的好书。该书从文本解读、教学语言、课堂提问、教学对话、教学向

度等视角阐释了一名优秀教师应具备的专业素养,也为青年教师如何自我修炼指明了方向,方法指导实用、灵活、有趣。比如,书中把文本解读提升到战略高度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一些老师的课堂粗浅、庸俗,正在于文本解读能力的付之阙如;同理,一些课堂玄乎、荒诞,正在于文本的过度解读。基于此,陈先生反对过多依赖西方文本解读理论,或借助背景介绍之类的外围资料,主张立足于语言文字的涵泳、揣摩、推敲,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再如,有关教师语言的

阐述也是高屋建瓴,给人如沐春风之感。语文教学是语言的艺术,陈先生站在美学高度对教学语言提出自然流畅、风趣灵动、形象生动、激情洋溢、抑扬顿挫的追求,既是臻于至善的自身修炼,也是一种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终生影响。

全书不但给读者以思想的冲击与震撼,更为广大教师“为学生的人生发展教语文”指明了具体路径。☞

(陈继英著《语文教学的战略思维与艺术》,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上接第54页

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这种复杂的情感涌现,与现在中学生的审美体验有很大距离。若单纯从文本字里行间来寻找答案的话,是无法全面的。

背景一:1933年4月,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等原因,郁达夫从上海移居杭州,撤退到隐逸恬适的山水之间,思想苦闷,创作枯淡。

背景二:早年的郁达夫留学日本,常受异族人欺凌,养成了敏感、自卑、多愁善感的性情,也受到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幽美”“物哀美”

的影响,行文偏重细腻凄凉意味。

背景三:郁达夫曾在北京居住生活一段时间,爱子龙儿因脑膜炎病死,葬在北京野外一座山丘上。

背景四:该文是因北京杂志《人世间》编辑函索坐索的产物,有急就章的色彩。

若将这些背景知识与文本行文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立体分析与揣摩,那么作者对故都之秋寄寓的眷恋之中所涌动的悲凉落寞情愫也就有落脚之处了。这种悲凉并非单纯的秋之悲凉,而是从郁达夫内心最深处流淌出来的人

生感伤的涟漪。☞

参考文献

[1][4]钱理群.品一品故都的“秋味”[J].语文学习,1994(7).

[2]孙绍振.故都的秋:悲凉美、雅趣和俗趣[J].福建论坛,2006(2).

[3]孙绍振.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J].语文建设,2008(3).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一般课题“高中语文经典文本‘守正出新’教学策略实践与研究”(批准号:YJ15087)研究成果之一】